

那个夜

迷失在深夏古镇中



重庆出版社

那个夜，迷失
在深夏古镇中

3 韩伶班马著

重庆出版社

1989年·重庆

责任编辑 李晓峰

封面设计 冰 镜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韦 伶 班 马 著

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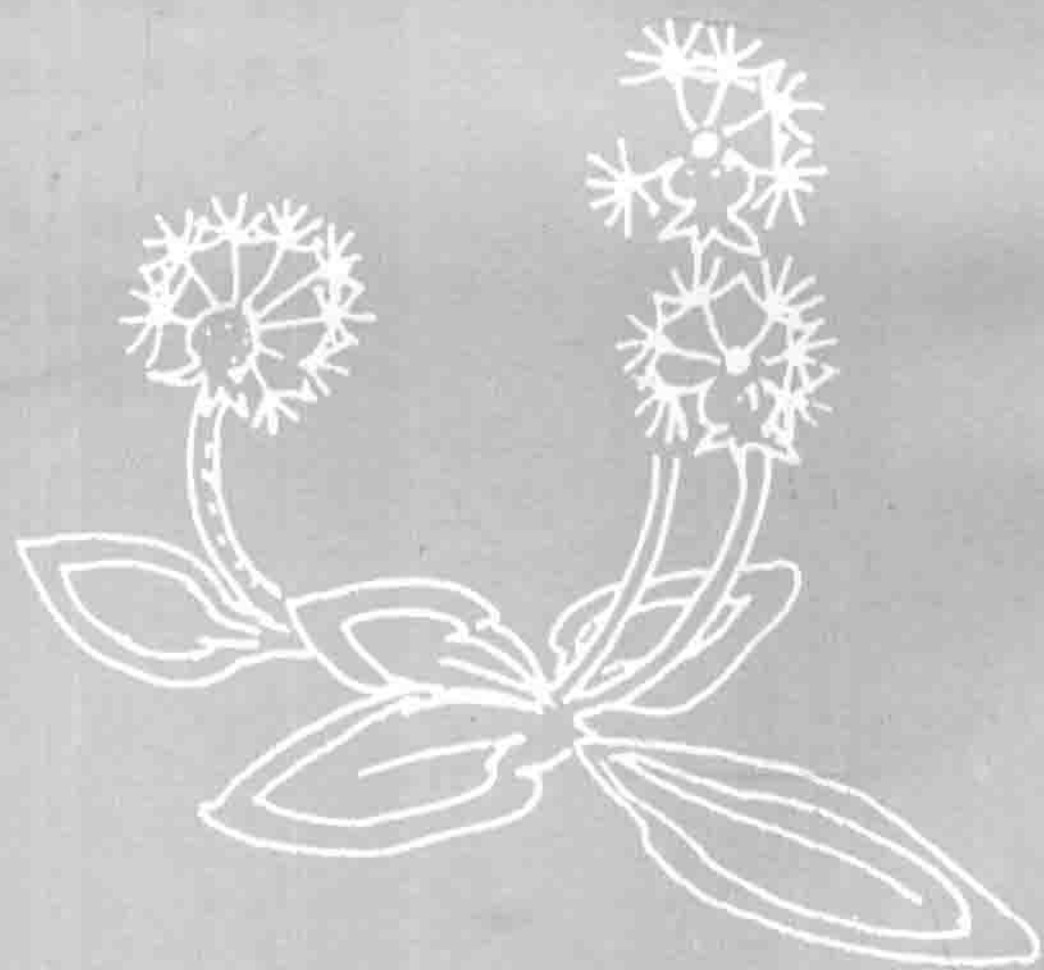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128千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200

*

ISBN 7-5366-1159-5/I·209

定价：2.7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神神奇奇而且有点鬼里鬼气的小说集。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所记下的秘密笔记。

它们是童年的机“绝密档案”。

在这里泄露出了少女和少男怎样被自己年轻得要命的生命所蛊惑，而在白雾里、黑夜中、旅途上、逃亡时说出的那些大人根本不了解的世界奥秘。

它们也是一条心灵的小路。

从这里通向幽古或神秘的地方去，就象走进内部的深处，眼睛在暗中看到了幻象、秘觉和神灵。于是，就发生了一个个关于雾气、夜海、石洞和大鱼的故事。

你将看到一个独行以及幽思的天地。

韦伶的话

二十五年前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被抛到了一座又陌生又熟悉的岛屿上。人影晃动、树影晃动，阳光从很远的高空照射下来，夜间的黑洞里响着奇怪的鼾声。我有点神情恍惚，我不知该把自己停靠在哪个角落里。

那时候我很好哭。我固执地发出我唯一能发出的信号，想要寻到回应声。父母不知所措，只好整夜地抱着我在屋外小土坝上踱步。慢慢的，我在父母的怀抱和夜色的怀抱中找到了温暖宁静的底所。虫鸣树舞让我感到一种亲情，日落月起也暗示我一种秩序。我逐渐安静下来，猫一样蹲在我女孩子的领地里留神地大睁起一双眼睛。

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有许多故事存在我脑子里就要变作一幅画一支曲子或者一股气味了。我于是就想尽快地记下它们。我要把那些故事制成一本少女纪念册，将它送给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还要把它装进一个金银罐，

深深地埋入地下，留给一个最遥远最好奇的挖掘者。

我要告诉他在一片陆地的山凹中有一个女孩树一样地长出来了，告诉他女孩和太阳和黑夜、和风、草、和山和江和她自己和男人博物馆之间的故事。我要让他走进我的雾中与我一道穿行。

有一个黑黑的男孩从海边走来，他说他曾象一只蟹那样横穿江南将还要作长途的秘密旅行。他说他沿途记下了厚厚的男孩笔记。我想起蟹那直楞楞的眼睛怎样痴迷地伸向河流和平原，我想起他暗金属一样的硬壳硬腿可可可地冒出海滩，我感到他是很遥远的来客。我想象他的故乡很大很宽是一片透明的深蓝。

我想指点给他看我的山洞，告诉他我也喜欢秘密旅行。他说我是山凹里的一个小绿人。他说我没有兄弟他没有姊妹我们是不同的两个半边。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蓦地明白了我要留下他的男孩笔记同我的女孩笔记订成完整的一册。我将为此感到幸福。我想，让我同这个蟹一样的黑孩子一起编成关于一个独独的女孩和一个独独的男孩的那本书，也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有的安排。

1989. 3. 14.

班马的话

我在上海长大。“上海”，其实是好奇怪的城市名字。光盯着它的字面看，有时会使我半天发愣。这个海派风格的城市，它人文方面的气息并没有多大地影响我，而它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江南的地理位置，却可能实际地形成了我童年的目光。看轮船和外国旗，也看乌篷和乡野之人。

我感谢父亲从小就这样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培养起了我的喜好。

“江南”一词，对我有一种亲情。我也感谢有它的存在，并在童年把我诱出城。江湖，港汊，渔火，河湾，它贯通于水网的生灵气息，自小（并在以后的八年下乡中）便成了我的深梦背景。庆幸的是，我倒从未只把江南看作是东方古典美和田园诗来接受，而常常意识到它是处在海洋的近旁，还有着贯通于太平洋的流动生气。这印象，有渊于整个江南与上海的历史关系，有渊于吴淞江和黄浦江由腹地接通海洋的走向，有渊于

当地的商贾、读书人和水手浪迹海外的现象。甚至与台风有关，夏日南太平洋升成的台风时时长驱来袭，届时，整个风雨江南可说笼罩在一片海洋气息的撼力中。

有一个女孩就此竟点出我有蟹的行迹。

她远在大山，却能窥知潜行于江南的幽影。

原来她也喜欢夜行，沉默、餐风饮露；她也懂得这种海洋大陆的迁徙活动，而且，由于她本人的精灵状，所以她又并不怕蟹那种幽冥、机器人形骸、行动神秘等等的外星人的嫌疑。于是我感激地知道，终于也有人不认为这一切是怪异。于是我把她视为同类，虽然，我怀疑她曾是一株树。

她有林妖行迹的可能，久居浑重且幽深的大山，是出山鬼与精灵的地方。她的精精怪怪，是一种闪于林中，山头夜伫的形影，是一种不动便凝为夜色林木，一动便飘逸穿行的心境。

她有墨绿的中国大陆西南的调子。

后来，发觉我与她有奇妙的互契，虽然各自在海，在山，但内心都是一种牲灵的感觉。虽然我写男孩，她写女孩，但常常都写的是一个独自在自然力之中的少年或少女。比如我写过《野蛮的风》，写一个男孩在海边狂风之下蜇伏的蛮劲。她写过《红土道》，写一个女孩在一片梵高式的红色

火焰风景中绿绿不蔫的耐劲。

我真喜悦于这样的相应。

1989. 3. 14

目 录

韦伶的话

班马的话

六年级大逃亡	班马	1
出门	韦伶	41
野蛮的风	班马	54
虫豕	韦伶	69
康叔的云	班马	75
叶上花树	韦伶	89
留在树皮上的	班马	105
红土道	韦伶	130
鱼幻	班马	142
那个夜	韦伶	152
迷失在深夏古镇中	班马	159
寻找的女孩	韦伶	176
乌云下的那只鸟	班马	186
白女孩	韦伶	208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	班马	220
走神	韦伶	228
大船	班马	236
蓝石头	韦伶	241

六年级大逃亡

班 马

1 三点说明

本文不是纪实文学。

本文是基本真实的转述。

本文的真正作者不是本文作者。

(对不起)

2 我就从上海的曹杨新村讲起

将来我要是死的时候，肯定是急死的。我用愤怒的眼睛盯着那辆慢吞吞慢吞吞象他妈的乌龟一样蹒跚过来靠站的94路公共汽车，真是气得要命。那个留女人卷头发的小胡子司机，一定脑子有毛病！我真是气得要命。告诉你，我急，是有急的道理的，安丽和我一块儿站在车站上，

她一点不急，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可我就是因为她，才急得快差一点死过去。

好不容易等汽车门哐啷一开，我就催她：“安丽，快上车，快上！”但我没慌慌张张，万一让她看出我慌慌张张，那就糟了。和小姑娘打交道，你总要倒一次霉。你看，倒霉了，这个要命的安丽偏在这时哭起来，是真的哭了，有眼泪水，真要命她已经舍不得离开我，一边哭，一边哆悠悠的看我，动都不动。这下我他妈的真急了，也顾不得难为情，托着她穿花裙子的屁股就拼命朝车上推。她的屁股在我手里老是扭老是扭，不肯上车。

那辆94路再差一秒就要关门了！

我立刻先啪地搁上一只脚好不让车门关上，接着嗨一下使劲把安丽顶上车，就在安丽的脚往上踏的时候，我真够灵活，抓紧这一刹那机会偷偷一回头，给我瞄见那个密探带了两个民警正在朝我狂奔过来，不过，离此地起码还有五十米。安丽晓得个屁，由于我的镇静，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真要命，她哭哭啼啼还在一个劲难受地说“再见……”什么的。我吊在车门上，冲着售票员的长头发后脑勺，也不管究竟是男是女，就大叫：“爷叔，帮帮忙，到武宁路桥招呼伊一声，伊要调16路电车！伊是外地人，帮帮忙，帮帮忙……”不知怎的，车上的大人们轰地一声笑起来。

我往下一跳，汽车门就比一声在我鼻子前面关上了。车开了。

象死人在走一样，开得慢透了，真把我气死。不过我心已经定了。安丽，咱们这就算……再见了。我扭头看了一眼车尾，想到刚才安丽难过得要死的样子，也有点心酸，但这酸味道马上就被我咽进肚皮里去。哼，现在可不是发嗔的时候，就要有我的好戏看了。

曹老师真够得上是一个密探！我一点没有诬蔑他，你看他那个卖力的样子，到这时还想盯着汽车屁股追，大喊大叫想让车子停下，他算老几，人家理也不理他。我偷偷笑了一下，然后立刻就识相地把我的手让那两个民警抓住，一点也没犟，我懂，这种时候还是乖乖的，什么也别，识相一点照他们的意思办好了。

曹大头追追没用，转回来冲到我面前，跟他上体育课骂人时那样朝我大叫：“小瘪三，你想逃！”

“想逃我就不在这儿了。”我看都不看他。

“好啊，原来你还搭了个女的！她是谁？啊？啊？”真象狗叫。

你不配知道。象安丽这样好看的小姑娘，我知道曹大头最知道了。

“说嘛。”他装笑。

“妹妹。”

“妹妹？”他肉又绷紧了。

“表妹。”

他突然发疯一样从民警手里抢着捉牢我的手，叫着“走！”，“走！”，推我走。我想挣开他的魔爪，就左扭右扭，他什么也不说地阴笑，结果不知怎么，两只手反而象快要被他弄断了似的，我实在吃不消，哎哟哟叫起来。我恨自己没气功，恨得要命，要有气功，他妈的把曹大头“嘿”、“嘿”打得趴在地上哎哟哎哟叫，他睁着可怜的眼睛，求我，我理都不理。

我一定疼得丑态百出，但只要没让安丽看见也就算了。我开始一声不响在嘴里一点一点的积口水，再过几分钟，我就吐他！我气坏了，因为曹大头正在阴险地对民警说我有神经病，他老说我有神经病，一有机会就说我有神经病。我愤怒到了极点，只要朝后一扭头，就可以把口水吐到他的猪头上。我真还算可以，尽管已经到了这种时候，我也没笨，有民警在边上，我才不傻呢，要不然没事也变成有事了。

姓曹的是我们学校老师里面真正恨我的老师，这人对我坏，就是暗算我，他脸上好象一点看不出什么，还和你好好说话，可那双练过什么狗屁拳路的手，却在悄悄地把你的手骨头都要捏

碎。六年级通过体锻标准时，我说他专门包庇孙琴，孙琴是我们班上的中队长，还因为孙琴在女生里面长得最漂亮。曹大头在操场上还对我没怎么，可后来拖我通过很暗的走廊到体育室去的时候，推我的头，朝墙壁上撞，把我的手掌捏得后来足足肿了半个月，一写字就痛，就是他！

现在被他押着，我只能象一只龙虾那样弓着走路，梧桐树上有一只知了撒了一泡尿在我面孔上，更把我气死，又没手可以擦，我就呸呸地把那些口水统统吐在地上，吐得一塌糊涂。

你到过曹杨新村你就知道，曹杨新村到处都是树，大多数都是法国梧桐，他们送我到派出所去的时候，大概已经快下午五点钟了，因为树叶多，马路上有点暗，可我还是怕给那些拎着包下班的人认出来，曹杨新村的大人里我也有好多熟人，我家搬黄浦区以前就住这儿，老房子的四号奶奶，广东佬肥，四眼狗老爷叔，拷酱油的阿三……，今天碰上一个，就算我晦气。真是万万没想到，走到花溪路那儿时，差一点就让我们班级里的“多”、“来”、“咪”三个女生给看见，吓死我了，她们披着湿头发，手里甩着装游泳衣的尼龙丝袋，还是长脚鹭鸶走在左手，徐胖和小四妹一个挨着一个矮下来，多，来，咪，正并排在花溪路上走过来。